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
掌銓曹縉紳望其丰采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
操履端方為名儒宗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　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

取亢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斂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

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
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銑
有搗巢功
命賚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價彩中余鹽收銀色不足　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廣佐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杲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劾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支大綸曰爵簡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言違禁官按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爵

方飯有麥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官按人繫之尋即與偕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助乎尉曰去矣勿復顧官按吐舌云楊君廉慨乃賦其聶蓉毀髒之致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宗。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奬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總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職先是
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寇亦弱又縻我官賞交市其
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裁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
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
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
皆罷聽勘○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
朋黨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寀都御史
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
仕逮銑詣京師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
寧 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

因許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 上欲擬所犯正例子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寃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姑覓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恭厚不伐嘗以兩世掌銓大懼爲嫌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箴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微一無賴于耳爾眞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　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大獄

史夫倫曰夏言豪邁辨博果于有爲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輔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臣據

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救援內困，鷹犬外列，側目伸拳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　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謗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著之籌久矣，奚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上古城，添築白烟墩城堡凡

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費諸番皆稽首奉令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敘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　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愼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素靴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嘉靖年至七十二萬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略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朝衣隨班奏纘宗以私隙故入人罪逃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呪詛　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妄纘宗詩詞頌美無謗訕語嵩謂訒以同里故黨纘宗　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纘宗廷杖與訒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文大學士條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奏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參將石邦憲屢破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歷

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廕子賜謚
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戰功詔
二子同廕併繫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各廷杖燿死宗皐
謫戍邊○釋漳州府知府盧璧等于獄

光當嚴矢徒之罰如此

璧先奉巡視朱紈命杳夾所執通番諸囚已而副使柯
喬都指揮盧鏜被逮論死紈璧必欲同坐而人人立辯
與璧無與拜臣勘議改調詔令釋之盧璧仍守漢陽初
擊在漳平白葉洞賊築堡寨興屯田用罪人畀以臣破
巨賊李大用船百艘自謂不世奇功而為人所
擿止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為不稱其功云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
遁宋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乃發
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
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都

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督衆攻我新
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密雲
拱護京劉義歸侍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撫王[illegible][illegible]
辦駐通州收潰州饋路河西虜之不能渡分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平昌州縣行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遣[illegible][illegible]
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
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
督之虜大衆營自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
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游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巳
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歸鸞焉乎
虜大熾京師諸鎮兵賜鸞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啟封
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
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
議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變宥獄中逃
將戴綸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閭
京兵見敵縮不出皆流涕不應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
糒上命流牛酒諸費戶部無徵以文移往復三日後
六並得數所既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飢疲
其禁頓論之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
遣服罷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貴

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入人去見虜酋踞坐帷帳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緩請求入貢　上召嵩本階入便殿示以虜書責授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非不必問恐後生儒夫關於事虜大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貢所畏城下盟不可從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illegible]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上矣議奏入時已暮　上還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士將多冒首功耳今議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乃即詔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至未虜由擧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　上出御奉天殿勑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佗鬻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繫諸獄賽兵大譁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拒法不職削籍超還逸挾手忬爲僉都御史守通州縣上下恬熙忽遘變本兵求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匿者誑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

是大同軍故爲推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詭曰
遼東軍甚衆頗諸部虜諜云導之入寇者也萬方崇寵
養人不敢特大同軍而　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
食足矜驁亦自私兵軍不罷以去汝夔無可柰何驟令
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市人遂閧
夔山東人也其部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詐於省令諸
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議川汝夔有
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鄭峒虜薄城
楊守謙屯城下兵人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爲遠
遊無從發自謂擊虜醉義不能回薄賊也而虜多破中
責庄壁守貴遂詠汝夔守謙貳於虜　帝乃命執汝夔
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兩戍刑部彭黜都察
院屠僑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爰書少援
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讚等坑周被緩獄以覬倖免
亦逮獄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弃二臣于
西市梟以徇時[illegible]呂按劍三覆奏　帝亦杖之側籍仍
遣趙貞吉廷議多龍[illegible]謂其狂疑申理周尚文沈東而
鸞企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請勃浦與史巳丑虜將金帛
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
倉茸率諸鎮兵尾之既陰不得出乃豬弃餘物從東南

行至昌平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軍創衰囊鸞得裡將协援兒寇僞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太保賁賚甚渥孩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羅虜獲首功比詔準後功末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賑撫被虜殘孵掩骸理胔李士翱先以之僞獲驗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閒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𬀩陳塏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奧可乎　帝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十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諳各訓練十

卒以備北伐從請駐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經畧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援例從之大節執奏以部所借者財臣所借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况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取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恩豢于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為言　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為中書亦擬黜奏上　帝知其枉中旨留之

聖明

二月、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具奏、給事中劉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 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冗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七十萬、迩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盗、求

賚費數乞敕禁爵議者爲令與科道年終查覈奏繳[illegible]

[illegible]康所省不貲民計不極國用不乏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來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暫爲許允帝以問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爲準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日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日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者則灰

其教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陰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不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漸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賞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

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藉遂雀鼠之欲以舒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銜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開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情形餅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武重不可乂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紮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

領而來盈其數或濫作而來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端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割佔剝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繫于獄

七月中國妖道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檟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逕里甚近以黃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兵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如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圖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欲掩其奸）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略袪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答夷書況朶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

虜虎狠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窺伺

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毁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楝議

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于市

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酋不足爲有無而首惡呑源丘富爲虜腹心不予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楝擒獲朶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

請告謝霊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値弗𢑋輒大譁大同市則寇

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

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㑹遣書本兵加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冠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爾從心違當嚴絶之事一時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　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遏虜禁

仇鸞先之矣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與俞萬達周尚文皆稱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逆榮去大同遂歲有虜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刖之相日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杼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參將

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經阻回往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糾亡命惡少奸商黠

儈又為之指畫鬻漁，于是宗藩歲有倖患。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為已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

上詔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梟

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勒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科臣凌汝志劾錦衣奉宸子繼詔名于兵籍冒有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爲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諭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諭戍邊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翁

駭哉至之逮而必更將矣

時言諸臣條對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謬懦為熟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欺　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醉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彗孛而不為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求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陛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中字字以補天非得宜心以補心已敗不也

正用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略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主人威福是奸人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擅爵
美世蕃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洩是縱奸子也
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
斬嵩受三千金威逼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
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
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
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
黜陟也吏兵選除以賄賂為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
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
汚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宿

五奸以游上厚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
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
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
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提
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
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為中行
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
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
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
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

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

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嵩者且

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

肉俱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許傳親

王令旨律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賛鰲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最有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謚蓋世謂三楊之疏云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黄

河下流須爲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

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渰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濬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傍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濟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横流從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死之事聞卹
郵條○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
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以旂，江寧人。爲總督，任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擒虜，斬首以千計。其所措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戎作於任，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襄敏。

削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千人突
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
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
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師邀擊，斬百六十九級○虜犯

逆來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時通政趙文華以父事嚴嵩文華陞通政使三品是部陽部侍史歎嵩頓指會典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惡聲援而寵黜日彰恣貪黷而應膊壽長郡蠹猶科其部閣散衛貼府行臺黽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職所見伯辰論臣且詐洛以下得一品恣望上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薊鎮古北等路關南大

震固所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荆鳳玉夾擊虜虜前哨斃夫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遁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〇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諜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巳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誦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梱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而詔家多金珪娟嬪詔既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illegible][illegible]所譖淫其嬪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獲剮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四石委官運城外多早召集

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山糶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涞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涞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决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薄罰　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詔華克寬鳳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鏜代之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儉以兵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聶豹言直本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上以國楨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蘇州城大掠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爲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毋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令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出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爲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猾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條矣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淮○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戩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効馬并異屍之報 帝怒曰和放出不解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九月南京太僕卿章煥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設衛所

三發上兵四收梟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墻警報沓至 上遣嚴拔往察其狀楊博振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 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本兵聶豹年衰不勝重任宿秋來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 上方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閑住○海賊犯乍浦將崇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

後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為進止。採淘港窯墊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銳進敗績。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藉藉以玩寇為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

文華為嵩私人，貪饕為上所薄，既出，憑寵自恣，所至驕縱，即文武百司震懼，財賂輻進，比倭寇焚掠尤烈矣。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芹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川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絹餘令兵部類賞○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幷殺指揮黄源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鐘等死之文華以急督戰冀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啣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

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冤哉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壩○遣官按逮張經李天寵及叅將湯克寛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祠祀死所

六月倭掠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參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遇親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為令詔可○

倭駕舟從三丈浦出海大猷邀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人○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鬭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銜甚已而欲倖勇

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
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
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

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讞決明允，稍遷湖廣僉事，督下江防，令行恭年，群盜屏息，升海寇弗靖，閩爲鷸首，同受命巡海，趨駕之任，簡率舟師，謹烽堠，控險要，積糧糗，歲知有備，雖屢寇既會吳越間，而閩終得無恙，所著有征苗備倭二集、遺稿、游覽圖說行于世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
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嵩父
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議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咈然不應當票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

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姑從寬免死發邊衛充軍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靳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董乾震○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讞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冤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號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按忠愍在獄中，有吏應生者，頗為周旋，尚書屢禁之不為動，又欲具草申救，此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王士懋等執手泣決，經紀其喪事，而王遂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

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鸛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場。

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督察主竭忠討賊，覈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有聲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褊貪污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視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獄

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illegible]頗專恣人以案罰斯獄則近于[illegible]決矣故人逕借[illegible]然[illegible]而罪之以舉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釧敗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歿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諉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為文華保全計言于

父子死事鳴其職之所當忠者天宜則下得■■祈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逝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殆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秋月徽王載埈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衡州初衡知州衡命善死延按劾之帝謂御史私其爲官違係廷杖王乃益橫日溲占士民田園鎮女于端體者強昇入淫之小有忤箠炙或生喫虎豹處生置棺中又私其伶人凌樣褔紳無敢言者又扶諸寨設行留都廢陽有梁散人苦抹女癸爲鉛云服之延年加帝好方術乃獲鉛以獻帝悅後索之散人遺書王求鉛王不與銜之帝闘問散人徽王何敢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帝得然州民耿安女爲王妾死送上變告部劾王爲庶人鳳陽王闘當徙令妃婁龍救自縊子亦縊矣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

十一月獻俘。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千〇虜寇遼東。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樾官死之。贈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皐落職。〇賜嚴嵩免朝仍腰輿入直。〇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進春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賜祠。賜府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緹使至召見自傷逢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爲郡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寢冬侍父寢濕滑羅帳中侯所既死奉主如生花大小
事居西後行舟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事衣
縣怨思慕越城叫市澤兵無應者號哭請於縣子產
弟愈興王縣恐傷身以令回家不言鹿此皆人之所難能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首討

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總兵俞大猷勦畫舟山餘賊

○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　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

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

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

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即不得已具疏觸　上怒罷之○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

按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楊順執之以歸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啓朝廷歸之復請間邀辛愛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部環視塞之而當年不窺月旦尖將來劫順開納六十萬苞三輕要無兵怯於寨一遊於浮婦耳矢策納之又自詐虜遁虜酋來索又張泉捕閣及爲虜所閣而還撫路楷交賄隱匿長兵許論北則爲奸之罪之　命逮順楷給斌與許論俱削籍方鎮陝而先是虜犯紀部門錦衣給諫吳時來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孫首大臣經深安州宜大總督楊順承嵩旨會有白蓮社匆旁着托虜挾路楷寶錄谷子楷以賊降本兵許論刑和裝時深斬首宜府市蘇其家至是首以罪屬天下快之

敘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被儀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誅，前貢遣堅洲，以是年五月與關典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同洲來者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厭見洲，洲方斜理疑獄，望不達，遣千戶夏正賚其舟，直素與正善，待貨送前輩門請罷，其言其與洲致力狀，乞得特海中自効。宗憲財賂之，使居閑館，俟命，除來稱之。既有言，直發斬。直義子毛氏聞直死，投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誅直功，宗憲加宮輔，夏正蔡于撫標，將洲從釋罪出，從竟弟死。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二月，命楊博暫攝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剿之尋削籍

續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倭逼會省有司閉門拒外之民鶚率生徒啓武林門納之全活萬數超任巡撫非總督胡宗憲見忤于世蕃世蕃欲遂擢鶚兼總督之而宗憲力主剿乃移鎮閩閩別立巡撫兵權削弱鶚遇賊上書崇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遊擊戰大破之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縱客兵恣養賊間驕恣淫縱無復紀律有姓鵝客者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世蕃復嗾給事中劉某劾之乃論降遠歸京師鶚立論不服鶚更有振窮兵銳賊兼募族 上以鶚屢立奇功前建俗議危台兼陳奏其無罪乃免歸用然破倭之功鶚力為多宗憲擬其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尅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諉為將郎王汝孝以三千而俾得逍戍蔡克廉以三

丕事有迹

于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陞。其子吳嘉會侵月而三陞。三邊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月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假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膴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拚簿任滿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宷為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 帝怒。各逮繫

公正大臣

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海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掠。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時楊

汾虜僉表
用人務當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祀鎮事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與少寧

○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

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王

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劉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濟濠二

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三曰審要機令宜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賄以冒薦舉請託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掊剋三曰勤征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侵擾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必計所獲與失亡略等乃許自贖五曰攻大寨六曰清耗蠹七曰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兵殘創以爲首功甚有驅斧崖谷之中誘人而獲之者宜下法司以奏案于人律論入日他得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

章下法司議擬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北虜土蠻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答墩諸處把總馮時

維成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呈時歲用三十六萬上疑之

己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祔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瑙賊被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方孫一蘭請祔享于旌忠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戸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

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費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部逮之，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行于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紀叔禎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禎，與禮部閑悅學副使，因悠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摹絕類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表，為世貞斥之。其人切忬只與世蕃畫非眞蹟也。嵩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嵩劾世蕃，遂告嵩，嵩票本王忬官久未制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擄方生，震被逮還，着錦衣

以私代公人不死尸非一端天地乘神乾能容之

衙差官校夫役丁糧割支節減裁汰司計什伍□□□□□□□□比
照前大總督胡明洪總督張所事行光□□□□□□占省
海將皆智會指揮之謀出令約束不行其事□□得
再以裒擬索有議論奇節兼再議得王仔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禦人議可賊所掩襲
因而失陷城池律斬奏奉如議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陳棨蔡一槐蔡汝楠鄭曾何寧蔡悉皆理
學名流曾續孔光王用汲張壽裴應章林兆詩文與璧有前
古風石星李春總爾介自持至老不衰袁貞吉殷從丁士
美張岳薛德潛操不爲苞苴所動其他黃侍郎孝括
退齋尚閣孔祖建議明
斷皆科目之乘集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
部安流浦者尤縱南畿廟灣倭合泉來攻淮安巡撫李遂
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提閩僉子陛實有

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泰府高陽有千費卒八百人馭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臉及遊擊焚府縣廬舍劫囚掠帑一郡大亂印乃發兵討之擊寇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統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蓟遼防秋畢當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財九逝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兢卒滅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擒其成功、嘖有煩言、李都憲檄江北軍悉俟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出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鉤杆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遊擊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泉等五十三人

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青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王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巖嶮疾馳昧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　餘衆弃匪時竄隨虜北徙趙全匪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卻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邉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與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爲郡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郡兵之利計

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先是倭冦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尋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驛動海內

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以立子爲儲、帝諱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監壁等擬

妖言、徐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史大綸曰、郭公髫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不加點、蓋天才也、乃負道忤時、動遭繩墨、晚年一疏、聳聽聞、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朔望前後、君子于是思鼂錯亦賊黨之慶矣。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髙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套峯戶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懾虜、常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徒遠其帳〇

漢之功大

倭劫潮州等處〇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殺千戶二

折於非人
剝南北畿
為名事机
可不慎與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坤降之。

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為賊巢。倉府縣若田野荒蕪，諸貧民無賴者，或竄入賊中，為謀導其凡掠行人，發塚墓，其家貨索贖，持贖往來，倨不為怪。諸將月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為逐遁，阻風旋者指為殲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赴援為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誕，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銜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孫斯嚴氏父子云。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倭郎黃懋官嘗數曰，因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為用是凡食者為我哉，于是故為我扣各月各衛逃支冊以諸其逃亡多弊，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衆大役月已既望而關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闔戶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

李君虎曰
有才大事
化做小事

市。會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散。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輸增餉，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用壓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黃侍郎則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議發賑人一金，補給折糧，衆始散。事聞，命捕治爲首者斬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恣橫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泰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動搖如布帆。○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崇祀，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弄曉無不精透，會歲剿務猶疑，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曰：死固不志，今得其死，身中矢遂卒。十寅，諡襄敏，崇祀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鎭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誓始育子備嘗艱苦是年八十餘歲逮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論奏故有是

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不談過世稱篤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占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巳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巳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類

達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
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上曰
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褫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
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
夜半中旨。遣發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文字祀行行以厚兵從者滿當京師事術士節若干
被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諡文惠從伯謙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炳黠多智聚環
生官指揮節務交以龍辟察校終身無發其奸狀者

辛酉 嘉靖四十年

二月以光祿寺卿孫植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爲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
時以黨斥宦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頗察抗
廉幹拔矣心疑其技薄正裁抑之役絕司禮前難之隍道
亦爲內廷所嘗有太監耿清嘗以之爲鎮人西康寮
亦聞下中外特巡視光祿御史僉事寺川則自植持政
之後每歲止別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
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京鴻臚三
年復召入爲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清眾久旱大木清
被香不從前河流且北徙劉兀庫等處甚亟故有是分
時所司議請疏河增設東並堅議曰中原爲南北咽喉而

務捐罷役淺出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幾貧孫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衰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役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卩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焉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過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籙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降大理評事紀劾奉首花與升備然以執於宗斷其事滋

旌孝子王在復。復父為人[illegible]城外忽遇盜亂鬥父奔天城若中途相[illegible]開可後所執遂趨[illegible]以身蔽之[illegible]死傷怒[illegible]使

上聞旌其閭

真定府藁城一婦人于右脇下產一男其絰脇六歲而洗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銓司選遷悉聽世蕃即遠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道久湮人心鄙薄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等交劾之

上令致仕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就恂恂長者自守介然不爲畛域

萬壽宮災

是時國帑
猶力為富
今不及遠
矣

欽聖明清寡、調撥錄使番疾疚時作、因為新天永命
計生業蘇蕭錫民稍稍設匯事、籍恐敝未尊一、乃發帑
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密五六員入直積
待至是為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
玄不宜近宮闈、乃飭科臣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重
建、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贓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
廠原存木料與夫所完舊磚瓦、稍新改用、故原無坐派
于各省、派辦于民間、其于夫力、則以散操軍夫充之、時
加犒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以中
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且易、皆匠師徐杲督調度
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特命徐杲以尚
書、居所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虜犯延綏

時虜患屢侵、而宣大日棘、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至辛巳
歲役漸以供助邊、在壯棄、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所發年
例銀、七河丙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
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
平十六萬五千兩、并支運京倉米四萬石赴薊鎮、雪平、遍
拿大同等二十萬赴薊州抵年例之數、益浩穰極矣、而

展光

谿奚用平二鎮舍例缺，並歲俱防秋，別差旁秋防
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
六年，遼鎮客兵只八九萬，今則只三五萬，浮屆逾絕暮
是多後役用之弊，諸色無定員，有非千萬遞總督
請旨令定核數，其之本額為定規，庶邊臣不敢
爰求司計，得有定規。上從部議，令諭所屬精。

命修撰唐汝楫充　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霾陳言五事：
一禁斷賂以絕倖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入百
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薦舉者，有司俸常
入覲多方科斂，以充苞苴，此皆千和致變之由，宜立禁
革。二蘭擇撫臣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屢
任不久，功罪不核，賦率不明，糧餉不充。宜反此因者而
役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蘇民。四平盜賊以安地方。
五恤營軍以壯國威。從之。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大敷有差

恭府精明
稽作而斷
應之威不
撓正綱紀
為孔之職
也

先是宣府邊外諸夷夷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虜逼壓
時用為鄉導內訌永寧龍門間頻被其害然黃台吉雖虐
尼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逼史夷
恨之求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徼信史夷尤若
乃斬台吉頭月恩克等十
餘級來獻詔賞示幣有差

七月萬壽官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〇御田産嘉穀興頡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齊王

先是大原知府王推一作深已任事節財愛民處飢
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illegible]虜入為門總兵王懷邦

非梁游入境，衛士標掠于市，皆一一勢翻塲六□失□於
境外及按邪以失事被劾，猾黨一一問狀，渡一一□□罪
當親巡歙都御史益崖時奏免防秋民社盡改北府□
房人侵邪以是按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請
惟一令寬懷邪罪，推一一挽之，益堅，淮大患，畏乃訃調淮
一示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皆赴上言，淮一在邪得
民心，請留之。上不悅，乃承論王毋得妄有，下
須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 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薊鎮宣大遍遭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許之。○

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邇來常賦耗者牟羨餘之利理財名者獨出入之私鬻價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違分會財驗擾軍民諸司私家第用小票取物下市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樂下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敕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推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令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肯自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俱臆憤遣之責動至百數其式公交保舉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依法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鍛鍊成獄假積穀之間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北邊鬻產有同沒籍今後宜生應得之條另加一切之罰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寀許孚遠徐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爲時所推馮文燁巡撫江右張仁叔分陝有年擢太宰清正有守朱維京建學不避謫史[illegible][illegible]見思穆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俠風而曾同亨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參有丁皆致

頌集

台璫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焰甚盛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

[illegible][illegible]延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類

[illegible][illegible]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　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

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煃條五事

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贓吏、三曰重科憲、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

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斷絕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陸鳳
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吳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
樹先是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
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詔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禦建
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
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
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服
飾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

本兵何見而作賊

又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辛齊入縣參將畢

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月劉兵入城人莫之覺

賊既入忽兩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

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

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

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

始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癸亥 嘉靖四十二年

二八昌平自羅寅戌虜變停派背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

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衛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爲吏部尚書○詔修鳳陽　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兪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役也、繼光前一月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月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困、不意倉卒進兵、卽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銜枚鳴鼓、蓐食畢、壓賊壘、縱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燔其巢、無遺類、此爲閩中戰功第一、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鎭、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郞所便、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于背、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

老成人慮
[illegible]不小

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擯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居庸，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討與化倭賊，戰于東蕭，死之。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日尊主權，乃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illegible]，勘至經年，徵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字，[illegible][illegible]隱則潛行于[illegible][illegible]

以賞賚行貪武則啟倖心式塞以乘其足生權衡者也
一日定兩是臣翦對士大以虛文巧飾為前才後識慮
背對試以為挑以指譽作民為至力。而欽賞者則其用
為僥倖以災異為祥瑞而物故者則部以為係法以
容奸庇惡為長厚而則作者則誇以傳生事且至以誅
因為過計以恤民為迂談以持法為苛刻以奉公為循
解是則足未定也亦納之

十二月無雪　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壽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楧爲庶人國除巡按顏鯨奏其陰蓄異謀宜置重典帝不忍廢爲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熱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時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妾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祈得雨表代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訖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做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

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

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因循當罷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分也乞行撫按官隨宜采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原出孫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台省分為二營設練部同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發兵未起募兵未聚而一旦將促數年之逋是賦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

地方未被者姑免追賠回寬蕩業充請立縣治六是有司內推海榮設縣治行徙接再議條具允行

虜大入寇三衛素與虜通朶顏夷酋日通罕者尤爲桀黠

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輸繫薊獄以爲質

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

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

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

以其違節制卻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衆潰之長

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

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

倉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

有儆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把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嶺

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部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 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為壓以典史召推都御史

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此意予雖疏遠微賤超擢一二以礪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溆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

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彼是將冊上加是遂亡、後謂宿不詳赭[illegible]貴者所造試
非爲臺臣劾、顧於謙階爲監、有去失上黑兵索德守
嘉與王象坤學朵江西居元法秉聯防婪若有志答
都御林鐵、温耗萬康、持正飭紀、長於經濟、慎文學歸有
光、袁尊尼、居
宋、丁詩文、

小有身斬

以上諸正
疾沐崇通
矣之論構
令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所證
得吉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遺配有差
四月以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衡王厚燆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褒辭二
千石、敕賜獎諭 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
鉛汞命子王玄真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至
于趙櫃獻之、 帝問曰、此云真書、扶真者何在、田玉遂詐

責徵大順人　帝怒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使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繫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捋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設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一開爲患滋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　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槓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 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本安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 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為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 聖躬計二為國家計 皇上自

識慮深長

皆人所不敢下至今讀之猶若上風足也

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矣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棄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罄諸臣循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樂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珠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 陛

不能保之數字有力奪之魄矣

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暨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

時衡貴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決卽盛應期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於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點思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築壩之河口流泗河築馬家橋隄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兩入城未開二十爲閘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貴滿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入以備旱潦蓄洩入月閘河功成費儉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兩[illegible]出口

河水通滿堤岸坦平無閭閻于是華麗加息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官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時衛卒以米器鬥毆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鄒文茂赴縣將其為首者執而撲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守備廠捕首惡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盗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報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欽畏，無或干百司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藏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illegible]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命出沈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傑博學有才尤長于兵法機詐并出入意表故臨敵輒效人服其識策之畧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窰害暴畫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枝旁志之歎王赤靖閫極矣虜大入則大舉小入則小掠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暇而時遂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典內加意九邊每堅霍將作保行戒備清兵清納稅而與而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寄發關厲大所謂無采耳豈大總督江東之答曰川庚戌以幾謀巫經略無遺計家有爲修建之

說者宣虜來自開平西至洮馬林大同東自發亍西至
丁虜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紫居庸寨延袤二千里
及虜潰墻前下三岔若其之間者為岱粲之荒者從人
自為弱家自為守牛署芧作通淵川原然房一荼入守
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又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徙出望
盡而大堡存者堡十之一二又有滑牛無足待能為自
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下卒為罪而不良波已
易於嘗虜良將勁卒縮虜于遺凡此之計已目兄其出
矣薊邊總督楊選之言曰木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飾獨
清加以撫夷之扣豕佘絲之不張是致逃亡提解老弱
行气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前將備防擊令陝西
三鎮其李之而來者氣馬發械空參祿鑼糸居其半北
邊兵不振之敝也木鎮有新告募軍六校各軍應募不
過利安家銀兩及行擾月撥而已令頦多欠缺矣家無
銀司兵者每驗驗懸樹冊恐逃散何嚴申法令以教領
哉此募兵不振之散也山陝入銜兵馬七月初已上閣
壓催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批糠沙土之楮和終
歲勤撩不獲一飽乃又有調支折色又或十餘月無支
矣共行報不數之敵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說部所給
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斷戕害撫軍恩藏虜訊邊將

爲所要脇乃手遝軍採柴秣飲軍需以充其費此攜吏
不爲之敝也凡調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勸有賞
懲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操工役無時懸鵝楊
腹手持敝器此其迄事有司無實此訓練不行之敝也
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彼虜襲處遂議每
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因原守夏一枝再備冬春
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貲資漸薄鹽費不
充馬死不償負欺更甚此久戍疲勞之敝也今茲二蔽
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掊克功罪混
淆從不與馬選又餘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客兵多逃所
操不實馬匹不壯皆因根勞不充借小貸而悞大計部
覆謂營伍逃缺則食宜羸餘何遇更稱不足蓋至是而
無策
非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請裕王
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
部曰朕奉宗祧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庶知夙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祈禱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䘏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剛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謨六無故之偉烈四而又有廣世之術行五○正世及之大猷徵西郊之大禮黜胡主廟祀著崇因術典崇孝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吏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關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供之乘用四偉烈也止嬪御之殉內無女寵故烏鳥之處外無倚寵不以親貴而寬刑誅不以令甲而物除擾不以攝生而廢化幾五術行也

支氏論曰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存洞照直接危微精一之傳其為治勤勤務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勳貴外戚寡然佐三尺是羅雖舜誅尚玄修而趙嚴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宸思其寄授大臣或有于窮但端摩京淵柔剛從史云閣臣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譏

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作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為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誠一故功成制定羣黎(?)戴叫熙大業嚴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逝(?)慈默(?)皇穆(?)后如一日每遇時節思親臣竊見聖容慘怛享獻情虔無不泣下若晚年辦不御殿而批決可間日無寧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成稱不據(?)而並退一部之偏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